

歡久之因把臂入深淵忽見石頭中有老人倚杖而立德本再拜老人不答徐云何因到此德本具述行止老人似有語云可到後院遂從行約四五里再見一門丹碧煥耀上有金篆題曰紫元景耀之門見樓臺層列宮室

相連守衛之士呵禁甚嚴不許德本前進德本但震恐不敢仰視欲退之間老人曰此詠真洞天也九天使者真王採訪人間以汝善行故許到此汝當籍名九天仙錄度世不死矣德本再拜曰九天使者真王見居何處老人曰汝為人方歷四世宿業猶多骨相未清未可問也汝宜嚴持戒行以澄瑩心神濟物利生真王洞鑿隱微他日必垂拔度德本再拜謝老人曾未踰閭恍然不見已還舊止德本問道者曰老仙何人曰即詠真洞之靈官九天使者真王之侍衛也爾既一進神府躬受嚴訓吾與爾請從此別矣德本自後徧遊五嶽名山福地忽一日綵雲瑞鶴環繞所止德本遂翔飛而去當時呼為劉仙翁云

屬歸真

道士屬歸真者不知何許人唐末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功德塑像有明皇詔以天紆製作甚妙然主者不甚嚴謹常多雀鴿糞穢點汚歸真遂於壁畫一鶴自此雀鴿無復栖止後有人見歸真於羅浮山登真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道教學術資訊網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三

十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二編修

朱桃推

益之靈泉分岷山朱祭酒名桃推得道證果不樂飛昇混跡樵牧往來城市山林間以救世度人為念異事接乎耳目者未易殫紀一云得道於蜀中玉珍山有養生銘茅茨賦水調歌憶庭秋等作道世大較自述隱遁之樂與內丹訣云蜀檣杭云道士朱桃推一日謁王處回於塔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也處回終歷蜀三鎮以太子太傅致任果如其言蜀人多故事之後有人令畫工許其姓者畫其像許素不知桃推為何人久之不能著筆忽一日有一叟弊衣憔悴引二童子至曰我即朱真人也於是解童子所負囊中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巍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丰神飄逸仙風俊邁二童子一甚奇怪一甚秀美頃刻變相畫者驚異曰

不知神仙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者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傳朱桃椎也後求畫者幅湊許增價至二千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乃掌其左頰既審其頭遂偏許復於所畫像前拜謝悔罪不敢增價後蜀中以許偏頭所畫朱真人為名畫云真人受封為妙通感應真人

感庭秋

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遊成都忽詣紫極宮謁柱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與之見道士日貨藥于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庭秋之詞其意亦感蜀之將亡如庭秋之衰殺然人未之曉但呼為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尚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戶窺之見燈燭綵綉器具羅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立侍時的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乃歎其戶曰光庭量識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為罪矣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門下真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

辱勤拳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進具器皿及陳設致於前疊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按之如木偶可寸許入置冠中及啓戶先生忻然而入但空室而已先生乃下拜問道道士曰子之行業未至更宜修煉真心今遺子三隻酒杯玉燭二條此杯者南海蟠桃之核也大小如盞以物擊之清聲如金其上紋彩攢如百花霞光透明內外瑩白收此為信更候三年方得際會言訖化一道火光乘空而去矣

邊洞元

邊洞元者洛陽人幼慕老莊學因隸籍為道士凡遊四方貨藥以自給一日登嵩山夢嶺遇一書生以木簡負數冊書又一大壺同憩於古松之下洞元問曰君何往曰往嵩陽肄業若有相識願尊師示一書為先容洞元諾之復曰壺中酒命師飲之可乎曰卑性素好飲蒙見召幸矣於是連飲十數杯洞元乃醉書生曰小子有術可與師醒酒然慎勿懼之遂取木簡摩挲俄而化為劍復曰欲借師之

肝膾之可乎洞元懼而醒乃俯伏乞命書生曰觀子有仙風道骨然未有所遇遂揮劍騰空而去擲下一卷書謂洞元曰收之請相訪五雲溪既展看即數幅紙五彩畫研茶匙二十枚殊不曉其意紙尾有絕句詩云邂逅相逢專嶺邊對傾浮蟻共談玄擬將劍法親傳授却為迷人未有緣洞元感嘆不過皇皇若有所亡遺所至處見人問曰君莫知五雲去處否人以為風狂多不答久之歸洛陽乘醉入水不復出而後有客自衡湘來洞元於南嶽觀中託附書至洛陽其法屬交友觀舊辭其墨迹乃洞元親染時好事者皆曰水解

李真

道士李真者不知何許人隱華山岐州之西王祐者家鉅萬計常設館以待四方士嘉穀旨酒無不備具真攜琴負藥壺謁祐遂迎于館真問曰君之富有侯伯之樂然如不賢何祐笑而唯唯真復曰君虛館置饌以俟賢者耶以待饑者耶苟以待饑者則方今天下幸無關食者苟以俟賢者則未聞君得賢以是

知君不賢爾毋訝我言也正恐君徒尚虛名而無待賢之實君若能悟則吾言不惟無益矣祐輒動容再拜又曰我聞人之樂皆有以師事縱橫者必有游說之志讀韜略者必有戰敵之心吾攜一張琴一壺藥豈無旨哉攜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使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使人之少疾苦而常安平也且我之琴非正自化也化人也我之藥非正自保也保人也君雖能以有餘濟於人固與不義而誅剝以富者則異矣然此乃古之豪貴待士則未也要在賢不肖有別則君之身可保無累矣祐復再拜真乃命酒自酌遲晚遂醉而去王潛伺之見真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僖唐明宗祖諱故世行其字遨少學敏於文詞唐末舉進士不第天下將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妻子與俱隱其妻非而不行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還家遨未嘗一覽輒投之於

火其絕累如此妻子繼謝每聞訃一哭而止有二青童一鶴一琴從之邀與梁室權臣李振友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既而振得罪南遷邀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邀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於地千年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山之陰求之與道士李道盛羅隱之為煙蘿友世自以為三高士邀則種田隱之貨藥以自給道盛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邀嘗驗之信而不求俱好酒能詩善奕棋長嘯有大瓢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後晉高祖即位遣使詔為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以表謝上

益嘉之賜號道遠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給月俸嘗為酒詠詩千三百言海內好名者書于縑緞以贈賦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容於屏障者其為天下所重如此天福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所著詩修史薛居正

錄而為序目曰擬峯集行世

李守微

道士李守微者不知何許人常遊蜀善養氣不食行疾如風好飲酒談論多滑稽不拘小節人常輕侮之忽謂人曰予欲遊五嶽諸山今往矣或問求利術則曰浮生瞬息間當專真訪道脫酒塵網至若服氣煉丹茹之絕粒皆有益也何區區於利術哉遂遁去或者憾之聞于偽蜀主俾求之卒不得久之有人見於梁宋間或在吳楚顏狀殊不改謂人曰我適自東海來又欲南岳去後不復見與祠部韓嶼友善嶼贈詩云一定童顏老歲華貧寒遊歷貴人家煉成正氣功應大養得元神道不差寫曳鶴毛乾髭髯節攜杖瘦似槎牙如何萬隱不歸去落盡蟠桃幾處花

程曉

昌利化飛鶴山彭曉本姓程西蜀永康人少好修煉自號真一子與擊竹子何五雲善孟蜀時明經登第累遷金堂令遇異人得丹訣注陰符經參同契金鑰匙真一訣某符以施

病者號鐵扇符能長滿為鸞鳳聲飛馬聞而皆至蜀王孟昶屢召問以長生久視晚曰以仁義治國名如堯舜萬古不死長生之道也累遷祠部員外郎蜀州判官權軍州事廣政十七年十二月卒十日頽狀如生後有人見於青城山立松柏之上飛去出蜀

譚紫霄

金門羽客姓譚氏名紫霄一云子雷其先北海人也高祖在唐為達士紫霄生於金陵骨法魁梧神識秀麗龜形鶴步圓目方喙日角有吉字人關有井文表以其殊相異之六經百氏秘典靈書多所該通南之玉筍山為道士後遇異人授以魁罡斗極觀燈飛符之術行之靈驗自是名傾江湖依之如流遂入閩中閩主王審知禮加勤厚一命洞玄天師或再命左街道門威儀貞一先生降札曰慈能育物鑿可通神未歸十洞三天且佐宵水盱食闕亡歸金陵南唐烈祖聞之遣使勞問旁午於道召見應對鋒辯上悅服乃授左街道門威儀及錫命服加真瞳先生或降札

曰養德林中栖神象外遺華世網絕利道腴保大中又賜金門羽客紫霄素靈廬山勝槩於是卜白雲峯之栖隱洞即梁昭明太子書堂今栖隱觀是也又於星渚之城南門創別館以備出入今壽聖觀是也後主久欽其高

風復召至金陵未幾還山宋太祖開寶六年夏四月一日沐浴上堂端坐而逝春秋一百五十時洞側人見其有雲氣如龍冲昇而去及葬又有彩雲白鶴盤繞其上後主遣使贈贈彌渥初紫霄得術精妙能懸星象事累殺禹步指訣禁詛鬼魅為人燒奏禳祈災祥頗知壽夭人或召之則澣沐至暮獨登一閣焚爐刺關奏法事然後執燈為驗遲明盡能言人算數長短靡不應者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殊寵婢獲怒置井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何遇疾召紫霄紫霄中夜被髮然燈於靜室見女厲自訴為祟之由紫霄具言之何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其疾即愈又有奇術一隣僧於溪澗創亭子且為頑石所阻致工百倍不能平之紫霄適見曰斯固易爾以指指訣含

水嘆之命鉞其石如粉紫霄自彼累朝寵過其禮皆比蜀杜光庭然多辭而不受凡所獲饋醮祭之資皆以延賢達賑貧宴及待四方賓客室無囊箱焉紫霄居洞時道流聞風而至者百餘人每為其徒講莊列曰莊列吾教

也然其書本是悟明真性要見本來無物其說正與釋氏合若能以釋氏之書參而觀之則莊列之意較然易明吾幼時於金剛圓覺諸經無所不讀以是吾於本來真性無不了悟今時人自謂道家便與釋氏互相矛盾不知真心求道者不如是也況但拾其緒餘土直有迹為之事以是為道非惟不悟真性亦且背老莊之本意萬萬矣以故紫霄室中道釋儒書皆有之南唐列傳載譚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嘗鋤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數鬼魅治產病多効閩王孟昶尊重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閩亡避居廬山栖隱洞學者百餘人後主關

其名召見賜官皆辭不受俄而疾卒年百餘歲今言天心正法者皆祖於紫霄

黃損

連州有僕射黃損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事南漢末老遜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問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至今連人相傳如此後裔頗有仕進者

王老

王老者莫知何代人唐玄宗天寶中有士人崔姓者尉於巴蜀纔至成都而卒時連帥章仇兼瓊哀其妻少而無所投止因為於青城山中置一別墅又以其色美有聘納之意計無所出因謂其夫人曰貴為諸侯妻何不盛陳宴席以邀女客五百里內盡可迎至夫人甚悅兼瓊自命衙官徧報五百里內女郎尅日會成都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也不謂已

為盧夢納之訖盧夢密知兼瓊意令尉妻辭疾不行兼瓊大怒促左右百騎收捕盧夢時方食兵騎繞宅已合盧談笑自若殊不介懷食訖謂尉妻曰兼瓊之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頃即當送素色衣來便可服之而往言訖乘驛出門兵騎前攬不得徐徐而去追之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內有故青裙白衫子綠帔子緋羅轂綃皆世人所未見者尉妻服之至成都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瓊視於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繞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視坐者皆懾氣不覺起拜會訖歸三日而卒兼瓊大駭具狀奏聞玄宗問張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請問青城王老玄宗即詔兼瓊來訪王老進之兼瓊搜索青城山前後並無此人惟草市藥肆云常有二人日來賣山藥稱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瓊即令衙官隨之入山數里至草堂老人皓然隱足而坐衙官即入宣詔致兼瓊之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仙張果也因與兼瓊赴到京師之期先令發表不肯乘傳兼瓊從之使纔到銀臺王老亦到玄

宗即召問之時張果侍在玄宗之側見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若是又遣速取吾來果言小仙不敢專使仙伯言耳王老即復曰盧二舅即太夫人摩子因言下遊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納為媵無何盧大元夫人衣服與著已受責至冥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墮無間獄矣奏訖若不願從事果命放還後不知所在

採藥民

採藥民者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採藥嘗於青城山下遇一籍藥斲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器民斲之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乃至十丈餘民因而墮其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傍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漸高纔容行立可二里許乃出一洞口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柳草木如二三月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

乃將小艇子渡之民告之以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栢子陽諸道止留數日民覺身漸輕問主人云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主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境汝得到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謁遂將民往諸人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民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金玉為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獨留民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民禮拜牛求仙道如牛吐寶物即取服之民如言拜乞少頃牛吐一赤珠大圍徑寸民方能起身忽有赤衣童子捧之而去民又求得青珠又為青衣童子收頃之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近于口須臾得黑珠還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珠止民一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分布列左右玉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以寶對民白玉皇求歸玉皇賜以黃金一錠

又謂有藥在金錠中可取餌之忽見一羣鴻鵠天際飛翔眾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之民亦騰身而上便至鴻鵠群亦不相驚擾同飛空迴顧猶見岸上人拱手相送可百里來許民乃至一城人物甚眾問其地曰臨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經歲乃至蜀時玄宗開元末歸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乃民之孫也相持而泣云姑翁皆已亡矣時所生女已適人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矣又尋故居皆為瓦礫荒榛惟故碾尚在民乃毀金求藥而吞之忽失藥所在還舉碾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此民為仙洞中得道之田庸俗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出處乃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驪龍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白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黑者雖不能學道但於人世上亦得五千歲爾至是前立七人輩乃北

斗七星也民得藥服後却入山中竟不知其所之

楊通幽

楊通幽者本名什伍廣漢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微召之術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驅毒厲剪氛邪穰水旱致風雨是法皆能之而木訥踈傲不拘於俗其術數變異遠近稱之唐玄宗賜名通幽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南極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後城山中教以召命之術曰可以輔贊太平之君然後方得飛昇之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妄視絕聲利遠驚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所為礙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灼入水不濡躡虛如履實觸實如蹈虛雖九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之遠萬天之天應念歎至何所拘礙乎所以然者形與道合也上善其對通幽居數載乃登後城山葺靜室於其頂時還其家門人言天真累降於靜室一旦與群仙俱去矣

崔偉

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收放無儀
從驢走趕不及約行三十餘里及一洞口日
已昏黑驢復走入偉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
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長樹
巖壑悉非人間惟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

見偉呵問對曰塵埃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
報良久召見一人居于殿中羽衣身可長丈
餘鬚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執命偉升殿
共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偉曰
此非人世乃仙府也偉曰偉血屬願承一訣

非有德者也請乞歸仙翁曰不得渣留謹罪
極大與符一道云恐遇禍患可以隱形然慎
不得遊官禁中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急時
開却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往人家皆
不見便入禁園大內會劍南進太妃生日錦
繡乃竊其尤者以說上治盡日計無賊至此
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朱書照之殿戶外後
果得偉言其本末上不信令答死偉忽記仙
翁臨行之符遽發之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
久能起即奏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不得

假使得之臣輩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
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否遂令百人具
兵仗送偉至山中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復見
金城絳闕仙翁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郎不相
信我語幾致顛踵偉拜說將前送者亦欲隨

至仙翁即以杖畫成洞深闊各數丈擲一領
巾遂作五色虹橋令偉登之隨步即滅既渡
偉迴首曰即於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
咫尺不見惟聞鶯鶯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還
望空山而已不復有物

章古

章古字老師疎勒國人身衣毳袍腰懸數百
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藜杖常以一黑犬同行
唐玄宗時入中國每施藥餌以救人疾病行
莫不愈玄宗重之敬稱藥王厥後其犬化為
黑龍乘之冲天而去時開元二十五年也

祥狂道士

蜀有道士祥狂俗號為灰袋郎翟乾祐晚年
弟子也乾祐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
及嘗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

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
能相活道士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
風起僧慮道士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
如炊流汗袒寢僧始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
去多住村落每往人愈信之曾病口瘡不食

數月狀如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為赴道齋齋
散忽起就為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
乃張口如箕五藏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
惟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

章老

唐代宗時章侍御奉使往華山拜黃帝壇至
山下邸中見一父老問壇所在老人知之且
云姓章家亦仕官自述世系乃侍御之高祖
行也相與入山老人策杖先行章鞭馬追之
不及至一石室見老嫗曰爾之祖母祖姑也
俱雙髮以木葉為衣喜曰年代遷變一朝遂
見子孫拜壇訖再造其室已不見山下人云
此老三二年一來不知所居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三